

藝苑朝華

第一期・第四輯

比亞茲萊畫選



朝花社選印

上海合記教育用品社發行

1929

藝苑朝華

第一期・第四輯

比亞茲萊畫選



朝花社選印

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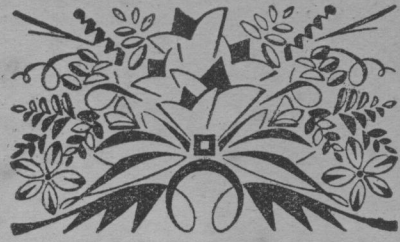
比亞茲萊畫選

1—1500

每輯實價大洋四角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印成

不許依樣翻印



藝苑朝華

AMANG MILL BO

1940 10 10 NORWAY

小 引

比亞茲萊 (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 生存祇有二十六年，他是死于肺病的。生命雖然如此短促，却沒有一個藝術家，作黑白畫的藝術家，獲得比他更為普遍的名譽；也沒有一個藝術家影響現代藝術如他這樣的廣濶。比亞茲萊少時的生活底第一個影響是音樂，他真正的嗜好是文學。除了在美術學校兩月之外，他沒有藝術的訓練。他的成功完全是由自習獲得的。

以“阿賽王之死”的插畫他纔涉足文壇。隨後他為“The Studio”作插畫，又為“黃書”(The Yellow Book)的藝術編輯。他是由“黃書”而來，由“The Savoy”而去的。無可避免地，時代要他活在世上。這九十年代就是世人所稱的世紀

末 (fin de siècle) 。他是這年代底獨特的情調底唯一的表現者。九十年代底不安的，好攷究的，傲慢的情調呼他出來的。

✎ 比亞茲萊是個諷刺家，他只能如 Baudelaire 描寫地獄，沒有指出一點現代的天堂底反映。這是因為他愛美而美的墮落纔困制他；這是因為他如此極端地自覺美德而敗德纔有取得之理由。有時他的作品達到純粹的美，但這是惡魔的美，而常有罪惡底自覺，罪惡首受美而變形又復被美所暴露。

視為一個純然的裝飾藝術家，比亞茲萊是無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來使牠們織成一致。但比亞茲萊不是一個插畫家。沒有一本書的插畫至於最好的地步——不是因為較偉大而是不相稱，甚且不相干。他失敗於插畫者，因為他的藝術是抽象的裝飾：牠缺乏關係性底律動——恰如他自身缺乏在他前後十年間底關係性。他埋葬在他的時期裏有如他的畫吸收在牠自己的堅定的線裏。

✎ 比亞茲萊不是印象主義者，如 Manet 或 Renoir，畫他所“看見”的事物；他不是幻想家，如 William Blake，畫他所“夢想”的事物；他是個有理智的人，如 George Frederick Watts，畫他所“思想”的事物。雖然無日不和樂鐘為伴，他還能駕御神經和情感。他的理智是如此的強健。

比亞茲萊受他人影響却也不少，不過這影響於他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他時時能受影響，這也是他獨特的地方之一。Burne-Jones 有助於他在他作“阿賽王之死”的插畫的時候；日本的藝術，尤其是英泉的作品，助成他脫離在“The Rape of the Lock”底 Eisen 和 Saint-Aubin 所顯示給他的影響。但 Burne-Jones 底狂喜的疲弱的靈性變為怪誕的睥睨的肉慾——若有疲弱的，罪惡的疲弱的话。日本底凝凍的實在性變為西方的熱情底焦灼的影像表現在黑白底銳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線中，暗示即在彩虹的東方也未曾夢想到的色調。

他的作品，因為翻印了“Salomé”的插畫，還因為我們本國時行藝術家的摘取，似乎連風韻也頗為一般所熟識了。但他的裝飾畫，却未經誠實地介紹過。現在就選印這十二幅，略供愛好比亞茲萊者看看他未經斷剝的遺容，并摘取 Arthur Symons 和 Holbrook Jackson 的話，算作說明他的特色的小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

朝花社識

目 錄

比 亞 茲 萊 自 畫 像

“阿 賽 王 故 事” 的 裝 畫

“阿 賽 王 故 事” 的 裝 畫

“阿 賽 王 故 事” 的 插 畫

“黃 書” 第 一 卷 的 書 面

“黃 書” 第 二 卷 的 書 面

神 秘 的 薔 薇 園

“The Woman Who Did” 的 書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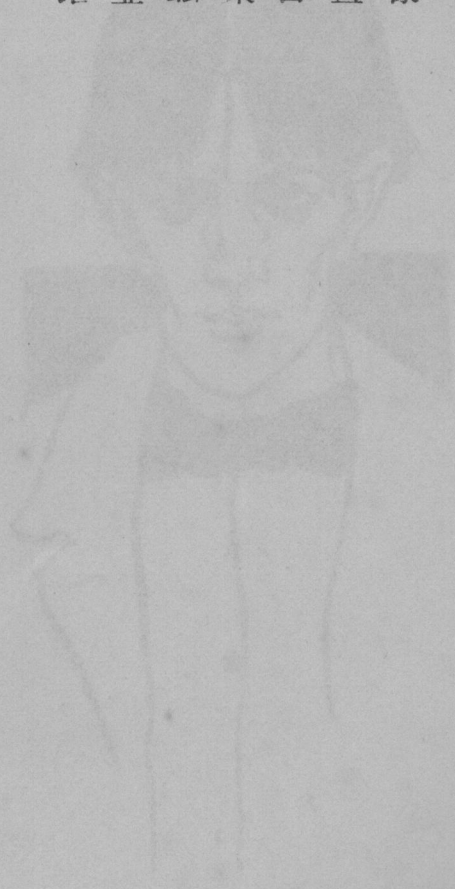
“ Volpone ” 的 書 面

“ 沙 樂 美 ” 的 插 畫

“ 陀 生 詩 集 ” 的 書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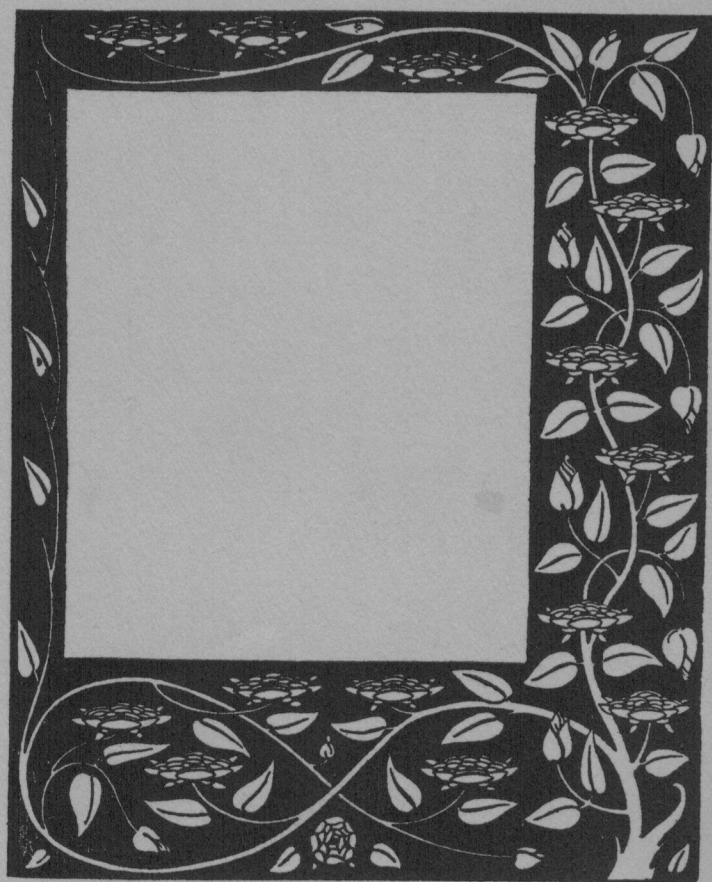
比 亞 茲 萊 的 書 籤

比亞茲萊自畫像





“阿賽王故事”的裝畫



“阿賽王故事”的裝畫





“阿賽王故事”的插畫

ARCTIC
ANIK



“黃 書” 第 一 卷 的 書 面

